

The Moving Finger

魔手

阿嘉莎·克莉絲蒂著／張艾茜譯



出版緣起

三
五

我熱愛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個人傳奇性的一生。

直到現在，她所創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聖經之外在世上印銷最多的書籍。

當克莉絲蒂的著作之一「東方快車謀殺案」被拍攝成電影在英國首映時，英女王伊莉莎白請問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過，只是這一部的結局却是忘了，能否請您告訴我兇手究竟是誰呢？」

克莉絲蒂回答說：「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關她作品的曲折情節、懸疑佈局和出人意外的結尾，正如克莉絲蒂自己所表明的態度一樣，貴如女王，也是不能事先透露一絲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癥結所在及精華了。

克利絲蒂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紀的迷宮，無論男女老少，一旦進入她的世界，必然無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祕的力量所牽引，在裏面做上千場以上華麗輝煌的迷藏，樂而忘返。

我極樂意將這位偉大奇情作家的全套書籍介紹到中國來，這位風靡了全世界數十年的傑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賞、崇拜與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國，她的作品遲遲沒有出版，實是愛書人極大的損失與遺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俠小說、倪匡科幻小說、諾貝爾文學獎金集及一系列經典名著馳名的遠景出版公司有計劃地出版阿嘉莎·克利絲蒂小說全集，正好彌補了這項缺憾，也是中國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關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書的燦爛與美麗，在於讀者親身的投入和參與，太多文字的介紹，便失去它隱藏著的玄機了。

第一章

我經常回想起收到第一封匿名信的那個早晨。

信是早餐時分送來的，當時，時間對我來說過得非常慢，所以我做任何事都是慢條斯理，不慌不忙。我慢吞吞地拿起信，發現是本地寄出的，地址是用打字機打的。除了這封信之外，另外還有兩封信，一封顯然是帳單，另一封看得出是我那個無聊的堂兄寫來的，所以我先看手上的這封。

現在回想起來，喬安娜和我會對那封信特別感興趣，倒是有點奇怪。當時，我們一點都沒想到這封信引起了什麼樣的後果——血腥、暴力、猜疑和恐懼。

誰都不會把這些事和林斯塔克這個地方聯想在一起。

對了，我這段開場白不夠好，因為我還沒介紹林斯塔克。

自從我駕機不慎墜落之後，儘管醫生和護士不斷安慰我，可是我還是擔心了很久，生怕這一輩子都得躺在牀上。最後他們終於替我拿掉石膏，我開始學著小心地使用四肢。後來，主治醫生馬可斯·肯特拍拍我的背說，一切都沒問題，不過我必須到鄉下靜養，至少要過六個月平平靜靜

的日子。

「找一個沒有任何朋友的地方，不要爲任何事操心，對地方政治保持一點興趣，聽聽鄰居的閒聊，把當地醜聞一股腦吞下去。稍後喝點啤酒，這是我給你開的藥方。記住，一定要好好的靜養。」

靜養，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好笑。

於是，我就這麼來到林斯塔克，還有小佛茲。

諾曼人征服英國的時候，林斯塔克是個重要據點，可是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它已經一點都不重要了。它只是個小市鎮，離主要幹道三哩遠，較高處還有一塊沼地。

小佛茲就在往沼地的途中，是間古板、低矮的白屋，門外維多利亞式走廊上的綠漆，都已經紛紛剝落了。

我妹妹喬安娜一看到這棟房子，就認爲是病人養病的最理想的地點。屋主的氣質和房子十分相配，是個可愛的小老太婆，觀念維多利亞式得令人難以相信。她告訴喬安娜，「如果不是現在這種跟從前大不相同的重稅」，她絕對不會想到要出租房子。

於是事情就這麼決定了，雙方在租屋契約上簽好字，過了不久，喬安娜和我就搬進去定居，愛蜜莉·巴頓小姐自己則搬到林斯塔克一名女傭（「我那個忠心耿耿的佛羅倫斯」）照管的幾個房間那兒。巴頓小姐原先所用的女僕派翠吉暫時由我們使喚。派翠吉是個嚴肅却很能幹的傭人，每天還有一個女孩固定時間來幫她忙。

我們剛安定下來幾天，林斯塔克的居民就一一正式來訪。林斯塔克的每個人都有些特徵——

喬安娜說，「就像快樂的家族一樣。」瘦瘦的律師辛明頓先生，對人很冷淡，律師太太愛打橋牌，牢騷很多。葛理非醫生皮膚黑黑的，似乎很憂鬱，他姊姊恰好相反，身材高大，為人非常熱心。牧師是個上了年紀的學者型人物，老像心不在焉似的，而牧師太太臉上的表情，却是熱心過度得讓人奇怪。此外還有富有的業餘藝術愛好者皮先生，以及我們房東愛蜜莉·巴頓小姐——典型的鄉下傳統老處女。

喬安娜用驚訝的神情把玩著他們的名片說：「沒想到他們真的會『拜訪』我們——用名片拜訪！」

我告訴她：「那是因為妳對鄉下太不了解。」

喬安娜既活潑又漂亮，喜歡跳舞、鷄尾酒會、談戀愛、開快車，絕對是個完完全全屬於城裏的女孩。

「無論如何，」她說：「我的外表總算還不太離譜吧。」

我用批評的眼光打量她一下，實在無法同意。

她穿著一身米若汀特地為她設計的運動服，看起來很可愛，可是在林斯塔克這種小地方，還是太惹人注目了些。

「不，」我說：「妳完全錯了，應該穿褪色的蘇格蘭呢裙，配上羊毛短褂，或者鬆垮垮的羊毛夾克，戴頂氈帽，穿雙厚襪子，外加又粗又硬的靴子。再說，妳的臉也根本不像。」

「我的臉有什麼不對？我用的是鄉村褐色二號化粧系列。」

「就是這一點不對，」我說：「要是妳真是鄉下女孩，就只會稍微抹點粉，遮住日曬的痕跡，眉型也會完全描出來，不會只畫四分之一。」

喬安娜笑著說，畢竟到鄉下來住是件新鮮事，她會好好體會其中樂趣。

「就怕妳以後會覺得無聊透了。」我用憐憫的口吻說。

「不，才不會呢！我受夠了城市裏那些吵吵鬧鬧的人羣。我知道你不會同情我，可是保羅給我的傷害實在很深，要好久久才能平靜下來。」

我可不大相信這一套，喬安娜每次的戀愛史都一樣。她特別迷戀某些自以為有天才的沒骨氣傢伙，一個勁兒地聆聽對方無止境的抱怨，努力想得到對方的承諾。可是，等她發現對方是個忘恩負義的傢伙時，又覺得受到很大的傷害，說她的心都碎了——直到大約三個星期之後，又會有一個同樣悲觀憂鬱的年輕人出現，她的心境才又恢復過來。

我沒把喬安娜「心碎」這檔事看得很嚴重，不過我看得出來，到鄉下來住，對她就像是一種有趣的新遊戲，她熱心地去回拜別人。不久，有人邀請我們喝茶和打橋牌，我們一一接受了，也同樣回請別人。

對我們來說，這些活動既新奇又有趣，的確就像一種新的遊戲。

而那封匿名信來的時候，我起初也覺得很驚奇很有意思。

剛拆開信的一、兩分鐘，我困惑地盯著它，因為信是把剪下來的印刷字體貼在一張白紙上拼

成的。

至於信的內容，則是用最卑鄙的字眼，表示寫信的人不相信我和喬安娜是兄妹。

「嗨，」喬安娜問：「什麼事？」

「一封無聊惡毒的匿名信。」我說。

我覺得非常震驚，因為誰都想不到，像林斯塔克這種善良淳樸的地方，居然會發生這種事。

喬安娜立刻露出很有興趣的表情，問：「哦，信上怎麼說？」

我記得小說裏碰到那些惡毒的匿名信，總是盡可能不讓女人看，免得傷害到她們脆弱纖柔的神經系統。

可是我當時卻沒想到別讓喬安娜看信，一聽她的問話，就立刻把信遞給她。

她看完信後，沒有表現任何態度，只露出有趣的表情說：「真是可笑卑鄙透了，我早就聽說過有匿名信這種事，可是以前從來沒親眼看過。匿名信是不是都像這樣卑鄙？」

「不知道，」我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喬安娜忽然格格傻笑起來，「你對我化粧的看法一定很正確，傑利。我想他們『一定』認為我是個被拋棄的女人。」

「而且，」我說：「爸爸身材高，皮膚黑，下巴瘦削，媽媽身材嬌小，眼睛藍色，有一頭漂亮的秀髮，我像爸爸，妳却完全像媽媽，在人家眼裏，我們當然不像兄妹。」

喬安娜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說：「是啊，我們兩人一點也不像，誰都不會想到我們是兄妹

。」

「確實有人這麼想。」我也沉思著說。

喬安娜說，這件事又可笑又怕人，她一邊用手捲起信的一角，一邊問我該怎麼辦。

「我想，最好的辦法，」我說：「就是大喊一聲『噫心！』把它丟進火裏。」

說到做到，我立刻把它燒了，喬安娜拍拍手，說：「做得真漂亮，你真該上臺當演員的。幸好我們還有火，對不對？」

「是啊，要是丟在垃圾桶裏，就沒那麼戲劇性了，」我同意她的看法，「當然，我也可以點根火柴，慢慢看著它燒掉。」

「你希望東西燒掉的時候，」喬安娜說：「火偏偏就會熄掉，也許得劃好幾根火柴才會燒光。」

她站起來走向窗戶，然後忽然轉頭說：「我在想，到底是誰寫的？」

「也許我們永遠也沒辦法知道。」我說。

「嗯——也許，」她沉默了一會兒，又說：「無論如何，這件事實在太可笑了。你知道，我認為他們——他們還蠻喜歡我們住在這兒。」

「不錯，」我說：「這一定是某個住得遠些、腦筋不正常的傢伙寫的。」

「大概是，哎呀！真是惡劣！」

她走到外面時，我一邊抽飯後煙一邊想，她說得對，寫信的人真是惡劣，一定是討厭我們住

下來，嫉妒喬安娜年輕成熟的美麗風采，想要惡意中傷我們。一笑置之或許是最好的方法——可是再深入的思想，却又不只是可笑而已。

那天早上，葛理菲醫生來替我做每週一次的例行檢查。我很喜歡歐文·葛理菲，他皮膚黝黑，行動略顯得笨拙，但是雙手却十分靈巧。說起話來很快，還有點害羞。

他表示我的傷勢有顯著的進展，又說：「你沒什麼不舒服，對不對？是我的錯覺，還是你今天早上的確受天氣影響，心情不好？」

「不是，」我說：「是因為今天吃早飯的時候，我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卑鄙匿名信，所以我嘴裏都留下了一股臭味。」

他手上的袋子突然掉在地上，瘦削黝黑的面龐上，露出興奮的神色，說：「你是說，你也收到一封匿名信？」

我很有興趣地問他：「已經有其他人收到匿名信了？」

「嗯，有一段時間了。」

「噢，」我說：「我懂了，我還以為因為我們是外地人，所以才惹別人討厭。」

「不是，不是，跟那沒關係，只不過是——」他停住口，接著又問：「信上怎麼說？至少——」他忽然害羞地紅著臉說：「或許我不應該問？」

「不，我很樂意告訴你，」我說：「信上只說，跟我一起搬到這兒來的漂亮女孩，不是我妹妹！我想，寫信的人意思還不只這樣。」

他黝黑的臉氣得通紅，「真可恥！令妹——希望她沒有因此感到不安吧？」

我說：「喬安娜看起來有點像聖誕樹上的小天使，可是她事實上很摩登，很堅強。她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因為以前從來沒碰到過。」

「我也希望沒有。」葛理菲親切地說。

「總之，」我堅定地說：「我想也只有這樣做最好，因為這件事實在太可笑了。」

「是啊，」歐文·葛理菲說：「可是——」

他停下來，我立刻打斷他的話說：「不錯，問題就在『可是』這個關鍵上。」

「問題是，」他說：「這種事一旦發生，就會繼續擴大下去。」

「對，我想會。」

「當然，這種人心理一定不健全。」

我點點頭，「照你看，有什麼人比較可疑嗎？」

「我希望自己能猜出來，可惜我也想不出誰有嫌疑。你知道，匿名信這種討人厭的東西，可能會有兩種起因，第一種是針對某個人或某些特殊的人，寫信的人心裏懷有某種恨意，於是採取一種卑鄙狡詐的手段寄出匿名信。雖然很可恥可恨，但是寫信的人不一定心理有病，也很容易追查出來，可能是被解雇的傭人，或者嫉妒的女人等等。但是如果收信者很平凡，沒什麼特徵，情形就比較嚴重了。」

「寄信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只想達到破壞別人的目的，就像我剛才說的，寫信者的心理不健

全，而且興趣會越來越濃。當然，最後總會追查出來（多半是最不可能的人），就是這麼回事。去年，本郡另外一邊也發生過這種事，後來查出來是一個大布莊附設女帽部的主管做的。誰都想不到，那麼一個安靜、優雅的女人——已經在那兒服務好幾年了。

「從前我在北方實習的時候，也發生過這種事，結果發現只是私人恩怨。可是，儘管我看過幾次這種事，現在還是忍不住有點怕！」

「這件事已經發生一段時間了嗎？」我問。

「我想沒多久，當然，也很難說，因為接到匿名信的人都不會到處宣揚，多半都扔進火裏。」

他停了停，又繼續說：「我自己就收到一封，辛明頓律師也收到一封，還有一、兩個可憐的病人也跟我提起收到匿名信的事。」

「意思全都差不多嗎？」

「嗯，可以這麼說，全都是有關性方面的事，這是最大的特徵，」他笑了笑，又說：「辛明頓先生的罪名，是跟他的女職員有姦情——可憐的老金區小姐至少有四十歲了，帶著夾鼻眼鏡，牙齒又像兔子一樣。辛明頓把信直接交給警方。我那封匿名信上，罵我沒有職業道德，跟女病患亂來，還若有其事地把細節描寫得很清楚。信的內容都很幼稚可笑，但是居心却很惡毒。」他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總而言之，我很害怕，你知道，這種事可能會變得很危險。」

「我想是的。」

「你看，」他說：「這些信雖然很幼稚、很惡毒，可是遲早總有一封會說到某個人心裏的致命傷，到時候，天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也怕那些遲鈍、好猜忌、又沒受過教育的人，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反應。他們只要看到白紙黑字，就認為是真的，所有麻煩也都會產生。」

「這封信沒什麼水準，」我想了想，說：「我想是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寫的。」

「喔？是嗎？」歐文說著就離開了。

事後當我想起他那句「是嗎？」時，感到相當困惑。

我不想假裝那封匿名信沒讓我感到任何不快，事實上的確有。但是過不了多久我就忘了這回事了。你看，我當時並沒有把那封信看得很嚴重。我記得當時還告訴自己，也許在這種偏僻的小村莊經常發生這種事。寫信的人可能是個神經質又愛幻想的女人。無論如何，要是所有匿名信全都像我們接到的那封一樣幼稚可笑的話，也不會造成什麼傷害的。

第二件「意外」——要是能這麼說的話——大概發生在一個禮拜之後。

派翠吉不高興地嘟著嘴告訴我，每天來幫忙的女孩碧翠絲，那天沒辦法來。

「我猜，先生，」派翠吉說：「她一定感到很不舒服。」

我不大清楚派翠吉指的是什麼，猜想大概是胃痛什麼的，於是對派翠吉說，我感到很難過，希望她早點復元。

「她身體好得很，先生，」派翠吉答道：「是心裏不舒服。」

「喔？」我用困惑的語氣說。

「因為她接到一封信，」派翠吉說：「信上暗示了一些事。」

派翠吉嚴肅的眼神，使我明白信上的暗示一定跟我有關。老實說，要是在街上碰到碧翠絲，我恐怕連認都認不出她來，因為我對她實在很陌生，所以當時就感到很不高興。像我這樣行動不便、得靠兩根拐杖步行的人，還有什麼精神去騙鎮上女孩子的感情。

我生氣地說：「真是無聊透了！」

「我跟她母親也是這麼說，」派翠吉說：「『只要我在這個家裏負責，就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至於碧翠絲，』我說：『現在的女孩子，跟從前不一樣了，要是她到別的地方去，我就不敢保證什麼了。』可是事實上，先生，碧翠絲那個在修車廠做事的朋友，也收到一封這種信件，他的表現就很不理智。」

「我一輩子都沒聽過這麼荒唐的事。」我怒沖沖地說。

「我認為，先生，」派翠吉說：「她以後恐怕再也不會來我們這兒幫忙了。我說啊，要不是她擔心有什麼事給人揪出底牌，就不會真的那麼生氣了。我早就說過，無火不生煙。」

當時我沒想到，日後我會對這句成語那麼深惡痛絕。

那天早上，我到鎮上去散步。陽光普照，空氣清新活潑，帶著春天的甜美氣息。我拿起拐杖，堅決地拒絕喬安娜陪我同行，開始獨自上路。

不過我們事先說好，她到差不多的時候，就開車到鎮上來接我回家吃午飯。

「這麼一來，你應該可以跟林斯塔克的每個人聊聊，消磨這一天的時間了。」

「我相信，」我說：「到時候我一定見過鎮上該見到的每個人了。」

早上的大街，是上街買東西的人碰面的地方，大夥兒在這裏交換消息。

不過，我到底沒能自己一個人走到大街上。才走了兩百碼左右，後面就響起腳踏車鈴聲，還有煞車聲，接著梅根·亨特多少有點莽莽撞撞地從車上跳下來，跌在我身旁的地上。

「嗨！」她一邊站起來，拍著身上的灰，一邊跟我打招呼。

我很喜歡梅根，而且一直對她覺得有點莫名的可惜。

她是辛明頓律師的繼女，辛明頓太太前夫的女兒。很少有人提起亨特先生（或船長），或許是人們寧可忘了這個人。據說他對辛明頓太太很不好，婚後一、兩年，她就跟他離婚了。她能夠獨自謀生，跟年幼的小女兒定居在林斯塔克，最後終於嫁給本地唯一合格的單身漢理查·辛明頓。

他們婚後生了兩個男孩，父母親很疼愛這兩個孩子。我有時候想，梅根偶爾一定會覺得自己在家裏格格不入。她一點也不像她母親，後者身材瘦小，沒有精神，老用一種微弱憂鬱的聲音談僕人的困難和她自己的健康。

梅根是個高大笨拙的女孩，雖然她事實上已經二十歲了，可是看起來還像個十六歲的女學生，一頭不整齊的褐髮，淺棕綠的眸子，臉龐瘦削，笑起來倒還很可愛。她的衣服很邋遢，一點也

不吸引人，經常穿著有破洞的麻線襪。

我今天早上忽然發覺，與其說她像個人，還不如說像匹馬。事實上，她要是稍加刷洗，必然是一頭很好的馬。

她像往常一樣，用那種上氣不接下氣匆匆忙忙的口氣對我說：

「我到農場去過了——你知道，賴舍的農場，去看看他們有沒有鴨蛋。他們最近養了一大堆小豬，好可愛呀！你喜不喜歡豬？我好喜歡，連牠們的臭味都喜歡。」

「照顧得好，豬就不應該有臭味。」我說。

「是嗎？可是這附近的豬全都有臭味。你是不是要走到鎮上？我看到你只有一個人，所以想停下來陪你走，就是停得太匆忙了。」

「妳把襪子都弄破了。」我說。

梅根用很後悔的表情看著右腿，說：「是啊，不過反正本來就破了兩個洞，也沒太大的關係，對不對？」

「妳從來不補襪子嗎？梅根。」

「偶爾，要是被媽逮住的話，可是她很少注意我——所以我還算運氣蠻好的，對嗎？」

「妳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經長大了。」我說。

「你是說我應該像你妹妹一樣，打扮得像個洋娃娃？」

我不喜歡她這樣形容喬安娜，答道：「她看起來乾淨、整齊，很討人喜歡。」

「她實在太漂亮了，」梅根說：「一點都不像你，對嗎？怎麼會呢？」

「兄妹不一定很像。」

「喔，當然，我和布利安或者柯林都不大像，他們兩個人彼此也不大像。」她停了停，又說：「很可笑，對不對？」

「什麼很可笑？」

梅根簡單地答道：

「家人啊。」

我想了想，說：「我想是吧。」

可是我還是不明白她心裏想的是什麼。

我們又默默走了一會兒，梅根用略帶羞怯的口吻說：「你會駕飛機，是嗎？」

「是的。」

「所以才受了傷？」

「嗯，飛機不小心墜落了。」

梅根說：「這裏沒有人會駕飛機。」

「喔，」我說：「大概沒有。妳喜歡學開飛機嗎？梅根。」

「我？」梅根似乎很意外，「老天，不喜歡，我一定會量機。我連坐火車都會暈車。」

她停了停，用一種孩子氣的直率問：「你會不會好起來，繼續駕飛機？還是永遠都會有點殘